



“等到天都蓝了/等到云都白了/等到每缕微风/都带着醉意/等到花都开了……”耳畔循环播放着喜爱的歌曲《我在贵州等你》，恰逢初秋，气候舒爽宜人，我便邀约家人，一同走进“胜境盘州”的后花园——阿达木蒲苇花海观光基地，赴一场秋日之约，沉浸式感受这场饱览眼底的视觉盛宴。

阿达木蒲苇花海，坐落于贵州省六盘水盘州市两河街道城关等居委会。这里和我的家乡海铺紧紧相邻，城关又是母亲的故土，于我而言，自是格外熟悉。整片花海铺展在山顶之上，我放飞无人机航拍，从高空向下望去，一簇簇蒲苇，好似九尾狐蓬松的尾巴静卧山巅，安然仰望长空，别有一番悠远意境。

我的家乡海铺是盘州兰花种植基地，海风从海铺方向缓缓吹过来，兰花的清雅香气，混着蒲苇若有若无的淡香，在山间漫开。两种香气交融缠绕，闻来清爽自然。脚踏故土，眼见这般如画景致，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身为家乡人的自豪。

秋风入胜境，花海映盘州。就在这样风光旖旎的初秋，我带着妻子与两个女儿正式踏入观光基地。刚一走近，清新的青草气息便扑面而来，裹挟着蒲苇独有的淡淡花香，耐人细品，久闻也不觉腻味。小女儿见到比成年人还要高大的蒲苇，难掩满心欢喜，一边高声喊着“太美啦！太美啦！”，一边快步奔向花丛。大女儿则举着手机，不停变换角度拍摄，时而站着，时而坐下，甚至俯身趴在地上取景，那专注的模样，活像一名专业的摄影师。

阿达木蒲苇花海

□ 胡光贤

妻子来自淤泥河畔的彝族村寨，她告诉我，“阿达木”源自彝语，意思是“神仙落脚的地方”。听闻此话，我觉得十分有趣，便笑着跟女儿打趣：“原来我们来到九尾狐仙的地界啦！”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儿听完，立刻双手合拢，做出作揖的模样。这番天真举动，逗得我们全家开怀大笑，身旁路过的游客也跟着笑了起来。孩子年纪尚幼，未必懂得什么典故敬意，但从她的神态动作之中，我能够真切感受到，她发自内心的喜爱这片花海，赞美眼前的大好自然风光。

说笑过后，妻子便领着两个女儿钻进花海拍照打卡，和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一道，用各自的眼光欣赏这片盛景。我则留在花丛边坐下歇息。不多时，一位年轻人抱着一束烘干的蒲苇花迎面走来，听一旁引导员称呼他为曹总，我才知道，他就是盘州阿达木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胜贤。我主动上前打招呼，顺势和他聊起这片花海背后的产业故事。

交谈中了解到，这片以蒲苇为特色的观光基地占地约120亩，项目总投资超过400万元，2021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蒲苇。早在2012年，曹胜贤大学毕业就外出创业积累阅历，2019年选择回到城关村返乡创业。阿达木蒲苇花海花期绵长，到了盛花期，白色、淡紫色、粉色的花穗交织成片，色彩丰富柔和，已然成为盘州秋季一处热门观光去处。

“我们不只发展观光，还配套建有自己的加工基地，已经打造出‘种植+加工+观光’的完整产业链。”曹胜贤伸手指向不远处的加工厂房继续说道，“蒲苇采收之后会经过烘干处理，加工成装饰干花，产品主要销往

欧美市场。”在当地政府的引导扶持之下，种植、加工、文旅观光相互融合发展，基地年产值可达两百万元，先后带动一百多名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单劳务雇佣这一项，就帮助当地群众增收60余万元。说着，他打开手机，放出2025年9月7日阿达木蒲苇花海登上央视财经频道的视频。看着画面，听着他娓娓道来，一位返乡大学生扎根乡土的励志故事与浓浓家乡情怀扑面而来，我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真了不起！”

谈及往后的规划，曹胜贤满怀憧憬。基地接下来打算打造一处以野趣观赏草为主体的综合性花园，建设以蒲苇为核心特色的农文旅综合体，朝着营收破千万的高新技术小微企业奋力迈进。

听完他的一番构想，我再抬眼望向眼前百余亩蒲苇。阳光洒落在花穗之上，泛出一层柔和光泽，阵阵秋风拂过，万千花穗随风轻轻摇曳。我伸手轻轻摩挲蓬松的花穗，连日工作积攒下的疲惫与压力，也在这一刻慢慢消解。行走在花海之中，飘动的蒲苇穗时不时扫过脖颈，酥酥痒痒，叫人满心欢喜。

放眼向远方眺望，两河新区的高楼厂房尽收眼底。山野花海与现代新城遥遥相映，置身这样的秋日光景里，内心只觉畅快舒展。

游玩许久，我们移步旁边的小吃街，尝一尝两河臭豆腐、老城剪粉、炸洋芋粑粑。一边品味地道的地方小吃，一边还可以回望花海景致。午后一点，我们在露草坪支起帐篷，打算趁着这份闲适，在花海之间小睡一觉。

午觉醒来，妻子又带着两个女儿跑到花丛中嬉闹。我坐到杉木长凳上，取出随身的笔记本，写下一首现代诗《遇见阿达木蒲苇花海》：阿达木，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蛰伏于山腰，酝酿出最美秋景/一簇簇蒲苇花铺满山坡……

念着“阿达木”这个名字，我不得联想到蒙古族歌手乌达木，想到他的歌曲《梦中的额吉》，曲调婉转，歌声干净纯粹。我躺倒在花海之中，头顶流云漫卷，再次点开手机播放这首歌，恍惚间，仿佛看见了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辽阔苍茫。柔软的蒲苇当作枕垫，伴着花香清风，我不知不觉再次沉沉睡去。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转瞬夕阳西沉，落日霞光给整片蒲苇镀上一层温润金光，这也是花海一天之中游人最多的时候。一波波游客流连花间，争相按下快门，想要留住黄昏独有的浪漫。几株杉树挺立在花海各处，如同守护者一般，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山野美景。

待到余晖散尽，我们和其他游客一样，慢慢走出景区。两个女儿频频回头，满是不舍，显然还没有玩够。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听到熟悉的歌声：“我在贵州等你/等你和我相遇/等待如此美丽/嘿久。”

那么，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在阿达木蒲苇花海等你！

■ 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百家》《文学港》《贵州作家》等。

诗花烂漫

人生四季

□ 罗迦玮

秋的丰硕和辉煌
是岁月的沧桑和斑斓
我的人生
也该在岁月的磨砺中
拥有我
人生的秋天和收获

我得把我人生的沉寂
当作我希望的孕育
野火烧不尽的小草
可凭扎进土里的根须
就能把
一抹绿色的希望
萌发成
春天再次复苏的景象

我得把我热汗的挥洒
当作我生命的甘露
炎炎的烈日
枯萎不了
我生命的向往和渴求
我要把我开心的笑容
当作我生命的花朵
果实的孕育
已是我心血的灌注

我得把我酣畅的呼吸
当作爽爽的风流
秋高气爽的时日里
我要以站立着的姿态
守护着丰收的喜悦
将我曾经的一切付出
当作岁月的过往
随凋零而去的落叶
沉入大地宽厚的胸怀

我得把我思念的炽烈
当作我御寒的暖流
用我生命尚有的热情
拱破岁月的阴沉
继续奔波的路上
有雪花的漫天飞舞
和缕缕梅香的扑鼻
我匆匆的脚步
终将穿过冰封的记忆

春夏秋冬的轮回不停
已将四季的色彩
交织成我心境的多彩
我色彩斑驳的人生
亦成了我四季的拥有
让我享有了
我人生的圆满和富足

■ 罗迦玮，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十月》《中国民族报》《星星》等。

乡愁记忆

又见高粱红

□ 王长育

转眼间，又是一年收获季。适逢周末无事，应友人邀约，下乡去和多年未见老友聚一聚。车行至赤水河谷，放眼望去，但见路边连片红缨子高粱已次第成熟，灼灼红穗层叠铺展，染遍河谷田垄。远处错落有致的黔北民居，眼前红彤彤的高粱，与玉带般的赤水河交相辉映，宛如一幅秋日乡野画卷。

或许是许久未见这般成片的高粱红，忍不住找了一处安全地带，停好车，走进田间地头，和采收高粱的老农攀谈起来。聊着聊着，我接过老农递过来的镰刀，砍了一截高粱秆咬开，清甜汁水缓缓润入喉间，一股熟悉的味道漫上来，儿时和母亲一起栽种高粱、收割高粱的画面，瞬间浮现在眼前。

高粱，是赤水河谷常见农作物之一。粘高粱、红高粱、白高粱，当地人随口都能说出多个老品种。赤水河谷常年暖湿多雾，山地紫红土壤薄，高粱耐旱、根系发达、抗倒伏强。田坎上、坡地上都能生长，稍加管护，秋天便能抽出饱满的高粱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黔北赤水，高粱是乡亲们度日果腹的粗粮。那时粮食紧张，稻米供给有限，干红薯片、高粱米这类粗粮占了不少份额。分得的高粱米，混着稻米一同蒸煮，入口时糙涩难咽，很难抵得住腹中饥饿。在那个物资匮乏、少有油荤的岁月，高粱米饭、高粱窝窝头，是那一代人苦涩的生活印记。

土地包产到户后，乡亲们惜土如金，田埂上、土角边，但凡能栽下几株的地方，都会种上高粱。高粱不挑地，移栽时挖个窝，撒一把草木灰，成活后锄锄草、覆一下土，抽穗前再追施点人畜粪水，便长得壮壮实实。记得母亲常在扬花期念叨：“高粱怕月亮，稻谷怕秋风。”那时不解其意，此番和老农闲谈，才解开我多年的疑惑：原来是月夜温差大、空气干燥，会干扰高粱扬花授粉，致使籽粒稀疏，自然就会影响收成。

时光一页

寓居花溪二十余年，自负笈读书，以至在此谋生，日常饮食之中，最不能少了牛肉粉。本地吃食甚多，各种家常菜、火锅，还有烙锅、洋芋粑、烤鱼、辣子鸡等，时时念及的，却还是这街头寻常风味。

花溪牛肉粉出自花溪河畔十字老街市井，本是路边摊，因生意火爆，逐步做大做强。店家取牛骨文火久熬原汤，米粉柔滑，铺几块炖得软烂的黄牛肉，配上酸莲花白泡菜，撒少许泡茼蒿，添一勺本地糊辣椒。热气冉冉升起，不必奢求什么珍馐，寻飞碗或是王记老店落座，缓缓吃罢，眼前琐事，也能暂时搁下。读书时节手头拮据，常约同窗从董家堰结伴徒步前来，一碗加粉便可果腹半日。吃完不急于动身，随意闲谈，遥望近处山光水色，少年闲逸光景，如今想来，依旧有趣。

毕业后机缘巧合留在当地谋生，终日奔走。偶有馋瘾上来，照旧想去粉馆小坐嗦一口。外地亲友、旧日同学前来探访，我照例领他们往十字街一试。远客初见糊辣椒，每每略有怯意，待到入口，多半又称糊辣椒让汤味更醇厚鲜香。大家常说，这般滋味，离开花溪便不易寻。从前我也深信此话，一碗热粉，仿佛系在此方水土之上，只宜当堂趁热享用，万万不便携向远方。

世事总不似从前所想。受螺蛳粉启发，近年花溪牛肉粉渐渐产业化，市面上有了各式预包装制品，料包、米粉、配菜分装齐全，线下门店与网上皆可购得。不必亲至老街，远在他乡，烧一锅清水，便能煮出近似的一碗花溪牛肉粉。朋友远行，捎上几包当作伴手小礼，倒也

秋后割高粱，我和邻里孩童们最大的乐趣，便是吃高粱秆。特别是那种瘦黄泥土长出来的高粱秆，糖分足，甜度不亚于甘蔗。我们结伴钻进高粱地里，挑选甜秆，剥去外皮，大口大口地咀嚼。那一抹入心的甜，是那段贫瘠岁月里，乡下孩子童年难得的甜食，深深烙进记忆深处。

收割回来的高粱成捆码放，垂挂于农家屋檐之下。待到籽粒干透，就摊在晒坝上，用连枷拍打、脱粒，扬去碎屑杂质。晒干扬净的高粱，再挑去粮站，统一收购，供给本地酱酒厂酿酒。换得微薄收入用来买盐巴、肥皂等日用品。

高粱浑身都是宝，秸秆晒干可作做饭的柴火，冬天也可以用来喂耕牛。脱粒后的穗秆，被父亲扎成一把把扫帚，除了自家打扫房屋院落用，多余的便背去集市上卖，多多少少可得几个钱贴家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批青壮年外出谋生，农村缺少劳动力，栽种高粱的人少了，不少坡地田坎渐渐荒芜，往日漫山遍野的红穗秋景，一度难觅踪影。

原本以为这番景致，只能封存在旧时光里。此番下乡，却意外重逢满目赤红。身旁老农慢慢说起变化：近些年本地酱酒产业日渐兴盛，对高粱的需求量大增。不仅良种免费送，农技员进田间指导，企业还保价收购，从前用来度日糊口的粗粮，如今已成为乡亲们家门口稳定增收的产业。

又见高粱红，半生的乡愁尽数收拢于这一片赤色之中。

谈笑间，一阵秋风掠过河谷、掠过田野，那片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那些远去的时光，与眼前的丰收景象，不经意间，在这秋日里温柔相逢、静静相融。

■ 王长育，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文化报》《贵州日报》《遵义日报》等。

花溪牛肉粉

□ 阮春权

算弥补旧时遗憾。花溪小吃走出一隅之地，流传四方，自然是可喜之事。

只是私心不免有些挑剔。袋装粉口味相差不大，独独少了老店炉火熏染出来的烟火气，缺少店中人声嘈杂、白雾漫卷的气氛。饮食之事，不单为填满肚子，连带当时的心境、同行友人、窗外风物，一并藏在滋味里，这些零碎意趣，想来是封不进包装袋的。便利诚然很好，堂食独有的情致，终究难以原样仿制。

知堂先生曾有言，人于日用必需之外，总得有些无用的消遣。一碗牛肉粉，充饥是本分，附在粉上的青春回忆、相聚的欢喜、一地风土气息，便是这额外的趣味。求学供职，岁月盘桓花溪，这一碗粉，悄悄记下了多年的晨昏。

预制货品虽可以运送味道，却运不走花溪的山水闲情。但凡稍有空闲，我还是愿意踱进十字老街小店，排队打票，再坐等一碗现煮的粉。静坐食毕，悠悠散去。世间风物随时流转，有的奔赴四海，有的安守街巷，两者并存，原也不必强求一律。

■ 阮春权，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贵阳日报》等。

